

走近马老，我们看到了什么

□侯志明

2024年3月28日19时25分，马识途先生在成都逝世，享年110岁。

3月16日，马老住进医院。22日上午，我和万梅（马老的二女儿）通了电话，询问马老的情况。我表达了想去医院看看的愿望，征求万梅姐的意见。她言语迟疑，显然想让我去，但又觉得有点不便。不便的原因是，马老所有的检查都是把仪器和设备搬到病房里进行的，如果人多，不便，也不符合要求。我说，那我不去了。我回到马老的饮食情况，万梅姐告诉我：“吃得很少，让他多吃点，他就发脾气：‘我都110岁了，还让我多吃，你们想让我活多大呀！’”就在我们通话中，电话里还传来马老的声音，依然那么有力量。我就说：“您快去照顾马老，有什么情况及时给我来电话。”

没想到28日19时50分左右，我接到消息：马老走了！

29日上午，我赶到马老家里。屋里一切如旧，桌子上书笔如旧，只是我们熟悉的椅子上再不见熟悉的马老。我向万梅姐了解了马老最后的情况，得知他走得急促匆忙，没有痛苦，仿佛睡去。

从马老家吊唁回来，我便想起这几年和马老的一些往来，以及往来中听到和看到的東西。

作为四川作家中的一员，何其有幸，我曾多次走近这个年龄超百岁、党龄超八旬、著作几近等身的文坛老人，和他进行过深入交流。也因为这种缘分，不少人问我：你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

我说，我看到了这个老人神清气爽而有尊严地生活着，关注社会世相而又理性地思考着，信念执着坚定而又努力地奉献着，关爱文学事业而又不停地耕耘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七年来，我有幸十几次走近并倾听过马老的教诲，因为他是四川作协的名誉主席，因为他对作协的关心、对作家们的爱。有几次，当我在电话里和万梅姐提出要去看望马老时，话筒中传来马老清晰的“侯志明可以来”的声音，这句话让我异常感动。每一次和马老在一起，无论时间长短，总能收获深厚的生命启迪、长久的精神愉悦，不敢太过偷懒的鞭策，总觉得是那样的和美吉祥。

我和马老结识得很晚，但很早就知道马老，大概是在初中时期。因为距离，从来没有相见的奢望，如同对所有名人不敢有奢望一样。

第一次产生拜见念头是在1999年，我从沈阳调到成都。有一次坐大巴从成都去重庆，在一个服务区休息时，看到马老写的一副对联。忽然觉得和马老同城了，有相见的希望，便掠过一阵窃喜。但也就是一阵，过后便忘了。再一次擦拨我心中的愿望大约是2012年，那几年电影《让子弹飞》热映全国，我知道这部电影改编自马老的《夜谭十记》。但那时我在基层工作，不同城不同行亦不同道，相见也不易，只能想想。

没想到的是2013年底，我奉命调入峨眉电影集团，回到了成都。2016年2月4日上午，马老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峨眉电影制片厂看电影，中午在我们食堂吃午饭，我有幸第一次和马老见面。

他长眉白发，红光满面，身材魁梧，望之威严，轻提手杖，行走稳健，腰身挺直，精神矍铄。从电影院到食堂大概有100多米吧，他不用人搀扶，自己走了过来，实在不像个百岁老人。坐定交谈，我又发现他思维清晰，语言表达流畅。他说他的长寿之道是“吃得喝得睡得受得”，他和大家开玩笑说：“阎王爷把我忘了，小鬼儿不怕，拿我没办法，所以活到现在。”幽默中让人感受到他的通透坦荡。吃完饭，我们俩合了一张影，我一直保存在手机里，有提到马老的场合，便会炫耀夸耀我和马老的熟稔。

更巧的是，2016年12月9日，我奉调四川省作协，有幸和马老同道。从此以后，我便有了常见马老的充分理由和先决条件，有了向他请教的大好时机。

2016年12月12日正式到岗，14日下午，便迫不及待前去看望这位德高望重的前辈、领导。

我去时，马老已在书屋安坐，身后是可以仰躺且有高高靠背的座椅，前面是一张大大的书桌，上面摆放着层层叠叠的书。在左手处，是几副眼镜、一个放大镜，还有稿纸和笔；身后的墙边是一些旧式的书柜，高低不等，颜色不同；

书柜上面的墙上挂的是大小不等、出自他自己之手的书法作品。虽显零乱，但更有文人的印痕和书香的味道。我自报家门、说明来意后，便请这位任四川作协主席长达二十八年、如今依然是我们的名誉主席的长者作指示。他开玩笑说：“你是领导，我是会员，不能指示。”沉默片刻，他和我说：“作协工作一定要围绕‘出作品、出人才、走正道’来开展。”我请他把这九个字写下来，他拿起笔，随手拿过一张纸，看看正反面，认认真真写好了递给了我。我回来后，就把这九个字贴在我笔记本的扉页上，提醒自己时刻不要忘记马老的教诲。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很重视文化工作，这是了不起的。作家们责任重大，大有可为。他也说很多问题要警醒，比如劣劣的作品太多，尤其是网络快餐，让青少年从小阅读这些作品令人担忧；西方国家实施文化侵略，有害国家安全；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2016年12月28日，四川省作家协会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选举马老为四川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这是全体作家的意愿。

我把和马老见面的情形告诉了好朋友、时任新华社四川分社社长惠小勇。2017年6月27日下午，小勇显然做了周密安排，不但亲自前往，安排了文字记者、摄影记者，还给马老带去了新华社史料中有关马老的记载。

马老说，四川的作家有实力有潜力，多次获得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但他也认为，好作品能否传下来还有待时间考验，四川还缺乏像鲁迅、巴金、老舍等人的传世之作。他希望四川的作家珍惜来之不易的文学创作环境和条件，认真创作一批好作品。

在谈到对青年作家的希望时，马老说，四川青年作家很活跃，苗子很好，但要多读书，读好书，作为作家的基本修养一生要坚持。青年作家不能浮躁，要踏踏实实训练基本功。

2017年新年到来，作家协会按惯例要开一个迎新年座谈会，我们邀请马老出席，他愉快地答应了。可是就在开会的前一天，万梅姐打来电话告诉我，说马老的保健医生说最近血压不稳定，不能来了。我们虽觉有点遗憾，但都表示理解。没想到的是他虽然人没有来，但写了一封短信，向大家致以新年的问候和祝福。信是这样写的：

作家同志们好，我委托侯志明同志向大家拜年，祝新年快乐创作丰收，阖家安康。

马识途

2017年1月20日

2017年11月6日至7日，“中国·南亚国家文学论坛”在成都举办，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同志出席。活动期间，铁凝同志去看望马老，我作陪。那天马老的状态非常好，可能是老友相见吧，一见面是拥抱，然后是互相送书，接下来是畅谈。当铁凝得知马老还在写书，还有两本书即将出版时，感叹说，在中国文学界，九十高龄还在创作的人寥寥无几，百岁以上还在出书的人绝无仅有。

的确，马老是一位著名的老作家。1935年开始发表作品，至今正式出版的作品已有26本，在全国报纸杂志发表的作品难以计数。1961年，长篇小说《清江壮歌》一边写一边在《四川文学》和《成都晚报》上连载，持续引起文坛关注；第二年又在《中国青年报》连载；1966年正式出版，首印20万册，奠定了他在巴蜀乃至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70岁后，他又以惊人的毅力和意志开始学习电脑，并很快熟练掌握，成为中国作家中年龄最长的“换笔人”。由于他对文学的贡献，四川文艺出版社2005年编辑出版了十二卷本的《马识途文集》，2018年再次编辑出版了十八卷本的《马识途文集》。同时省里组织专人完成研究专著《马识途生平与创作》，该书称“马识途在巴蜀现代文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和作用”，“他是继郭沫若、巴金、何其芳、李劫人、沙汀、艾芜之后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四川作家”。

转眼，2018年来临，四川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甘霖同志有天上午去看马老，要我陪同。这是我第五次拜谒马老。

他仍然是那样气定神闲、精神焕发。他和甘霖同志主要谈了他的手稿捐赠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事，而之前省图书馆想保留复制品，他希望有个统筹考



马识途

虑。甘霖同志立即做了安排。马老分别将自己新出的《峨眉诗侣·马识途卷》和一本书法作品集签名送了我们。当他给我签名时，甘霖同志提醒说这是省作协书记侯志明，马老立即回答说“我知道，他是我老板”，令在场的人捧腹大笑，佩服马老的记忆力和幽默。

2018年3月22日下午1点多，我忽然接到消息，说马老上午在龙泉驿看桃花，下午想顺道到巴金陈列馆看看。我听了十分高兴，一边让陈列馆做准备，一边赶紧往那儿赶。马老已经到了一到马老已经到了。我们给他准备了一个房间让他休息，他坚持不休息，我们只能陪他看看。进到陈列馆，他让人把他从轮椅上扶下来，对着巴金的塑像就是三鞠躬，鞠完躬说：“巴老，我来看看你了。”说话时显然有些激动。然后他转过身说：“我们合几张照片吧。”这句话正中我们下怀，于是我们和马老在巴老的塑像前照了很多照片。

后来我多次去看望马老，2018年8月24日，是陪同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去的。他们谈了很长时间，主要谈的是新文学作品如何更好地继承传统文学——现代诗对古诗的继承。现代诗对章回体小说的继承等，从谈话中可以感受到马老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他还幽默风趣地说：“我不是‘圣贤人’，我是‘剩闲人’。”他一边说一边用笔写了下来，逗得在场的人哈哈大笑！

这一年，马老又给中国文坛带来一个大大的惊喜，他申报的《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被中国作协列入重点扶持选题。无疑他是所有申报者中年龄唯一过百的。

2019年春节前，我再去见他，并请他出席我们的团拜会，他说行动不便，医生不允。但他写了一幅字——“作文先做人，写书多读书”，寄赠四川的作家们。

马识途，原名马千木，生于重庆忠县。他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对这段历史，他说起来就兴奋不已。

1937年8月，日军飞机轰炸南京，他与女友刘蕙馨等逃离南京，经上级组织介绍来到鄂豫皖苏区的七里坪，进入党校训练班，接受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党的知识培训。在培训结束时，马老提交了入党申请书，后在武汉由时任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的钱瑛同志办理了入党手续。

马老清晰地记得，1938年3月的一天傍晚，他从钱瑛同志手上郑重接出一份油印的《入党申请表》，认真仔细地填好，在签名处签上了名字：马识途。钱瑛看后感到不解，说：“你不是叫马千木吗？怎么签的是马识途？”他回答道：“从今天起我改名了。我已经找到自己的人生道路，老马识途了。”随后，钱瑛同志为他举行了庄严的入党宣誓仪式。

1941年，马识途所在的鄂西特委被特务破坏，爱人刘蕙馨连同不满周岁的女儿被捕入狱。根据中共南方局的决定，马识途化名马千木，考入西南联大外文系，后转入中文系学习。同年底，刘蕙馨被特务枪杀。刘蕙馨牺牲后，女儿下落不明，之后找了二十多年才找到。四川作协的沙汀同志鼓励他写一部长篇，这就有了后来的《清江壮歌》。

谈起文学创作，马老说开始是被逼着写，后来是主动写。1938年入党后，马老曾在党内担任过不同的领导职务，但在所有职务中，任职四川省文联主席、四川省作协主席的时间最长，达二

十八年。

这些年来，我拜读了不少马老的作品。尤其是当我读了他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几首诗词和百岁以后的诗作后，更加深了对马老的了解和认识。

他1931年在《出峡》中这样写道：“辞减负爰出夔关，三峡雄风巨浪翻。此去燕京磨利剑，不报国仇誓不还。”1939年在鄂西做地下工作时，偶游川鄂边小南海小古岛，正浏览僧舍题壁诗时，老僧捧砚请题，他挥笔而就写下《小南海僧舍题壁》：“来自海之角兮今天之涯，浪迹江湖兮四海为家，韬光养晦兮人莫我识，风云际会兮待时而发。”看了他写的诗，老僧惊问：“先生无乃有天下之志乎？请留名。”他却不应而去。

在《百岁自寿诗》中，他写道：“韶光飞逝竟如斯，风雨百年与日驰。一世沧桑准共历，平生忧乐我心知。山重水复疑无路，海晏河清会有时。鼓荡春风中南海，中华崛起定能期。”

2014年1月，“马识途百岁书法展”举行，200余幅书法作品共卖出230万元。义卖结束后，出乎很多人意料，马老宣布把义卖所得全部作为奖学金捐赠给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用这笔钱专门设立“马识途文学奖”，每年评选一次，用以资助热爱文学、追逐梦想、品学兼优的大学生。

2019年1月18日至28日，“凌云苍松——105岁马识途书画展”在成都再次举行义卖，义卖所得税后款105万元，他又全部捐给川大。2019年3月28日下午3点钟，马老乘车来到了四川大学，出席“马识途文学奖学金”捐赠签约仪式，亲自将义款交到校长李言荣手中。他说：“我今年已进入105岁，眼近瞎耳聋，唯一好的是还没有痴呆。我今天最想讲的一句话就是，我以为，一个人到这个世界上来，总应该做一件好事吧。那么，我把我的书法展所得捐给四川大学文学院，作为优秀寒门学子的奖学金，就是我想做的一件好事。我为什么要把奖学金设在四川大学？这是有一点渊源的。上世纪40年代，我曾在川大外文系上过学，虽然时间很短，但也是四川大学的校友。而且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在地下党川康特委时曾经领导川大地下党的工作，我的爱人王放就曾在川大工作过。况且，我还曾经接受过川大的聘书。”

他接着说：“现在在川大文学院设立奖学金，是希望川大除了在理工科方面有建树外，也能在文科方面‘培植青苗’，鼓励那些文科学子追逐和实现自己的梦想。因此，我建议这个文学奖就不要用我的名字命名了，不如就叫‘青苗文学奖’吧。”

2020年7月5日，106岁的马老在成都宣布封笔，并公布《封笔告白》。他在《封笔告白》中写道：“我年已一百零六岁，老且朽矣，弄笔生涯该封笔了，因此，拟趁我的新著《夜谭续记》出版并书赠友友之机，特录出概述我生平的近作传统诗五首，未计工拙，随赠书附赠求正，并郑重告白：从此封笔。”读附赠的诗，我愈觉得马老对文学的热爱之情，他最后决定留在成都。为此，马

在“年轻”的马老又出新作。《夜谭续记》这部小说，继承了《夜谭十记》的结构形式和美学风格，上卷“夜谭旧记”谈民间传说，品旧时人物，辛辣幽默，让人们一览旧社会的荒唐可憎；下卷“夜谭新记”调子为之一变，让人蓦然想起《清江壮歌》的阔大豪迈，感动于革命者的铮铮铁骨、浩然正气。

铁凝认为，马识途的创作，是地方的、四川的故事，是精彩的中国故事；是世道人心的精湛刻画，是中国精神的有力表达；他的风格源于民间、来自传统，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建构出具有现代气息和中国气派的艺术空间。马识途的文学道路对新时代的中国文学提供了多角度的经验和启示，应该深入地探讨和总结。她号召广大文学工作者向马识途学习，像他那样，以执着的信念、丰满的热情和不懈的创造，成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革命者和写作者。

2021年1月13日上午10点钟，我如约敲开了马老的门。门庭正对着马老的卧室，进门便见卧室里的马老正坐在临窗的书桌前，浏览着面前的电脑。听到我来了，马老回过头，慢慢站起来，示意我到客厅坐。不用人搀扶，没拄拐杖，很难让人相信这是一位107岁、两患癌症的老人。他拉过一把椅子，让我靠近他坐下。我说：“祝马老第一百零七个新年好！新年已来春节未到，我有点迫不及待地想见您了。”

“很多人打电话要来，我没让他们来。你来吧，不是让你给我拜寿，是想让你春节前开会时，代我向作家们问好！我年龄大了，不方便和作家们见面，你代我祝福他们新年好。我还要给大家送‘福’！”

此时，我才看见面前摆着的那个红斗方。右上角是几个小字，“牛年向全省作家拜年并祈”，中间一个大大的笔力遒劲的“福”，落款是“百〇七岁马识途”。

他说，还要写一副对联问候大家，“春节前我还要转交给作家们”。

我说：“感谢马老，大家也很惦记您。一定转告您的亲切慰问。”

“今年7月1日是党的百岁生日，我去年跟你说希望看到共产党百岁生日，不知道能不能赶上。”

我说：“肯定没问题，咱们作协安排了不少于建党百年的活动，到时候还得请您参加。”

然后他有点严肃地和我说：“我还有个愿望，今年中国作协应该召开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不知道什么时候开，你帮我打听一下，我想去北京参加，去和大家告个别。”

“咱们一定去，但不是告别，我还得陪您参加第十一次呢。”我一边说一边拉起了老人的手。

此时，他的脸上绽放出孩童般灿烂的笑容。

他又愉快地告诉我，近来正在整理在西南联大学习时对于甲骨文研究的笔记，也在搞书法创作，为在故乡重庆举办书法展做准备。他说，他已经是一个“随时准备离开的人”，很难跟上时代了，但活一天就会把该留的留下来。

我把这次看望马老的感受用短信方式告诉了铁凝主席，她回我：“志明书记好，短信收到，为马老的精神感到特别喜悦！我在党校学习，方便时请代我向马老：他老人家的健康总让我们感到温暖和吉祥！”

2021年6月19日，“魂系中华——马识途书画展”由四川省作协、四川省文联、重庆市文联、重庆市作协联合主办，主办地是在他的老家重庆。此次书展集中展示了马老精心创作的107幅书法作品。为了迎接党的生日，他精心创作了《满江红·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志庆》：“建党百年，航指向，千秋伟业。回首望，几多苦战，艰辛岁月。十亿神州全脱贫，万亿超百真奇迹。应记取，环视犹耿耿，金瓯缺。定方向，划长策，大开放，深改革。肃党风政纪，更当严格。船到中流浪更高，登山半道须防跌。十四五，奋勇齐行，尽豪杰！”从中可以看出一位有着83年党龄的老党员的拳拳爱国之心、真挚爱党之情。

2021年12月14日，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四川代表团共有33名代表赴京参会，马老本是其中一员，在这之前他整整参加了九届。但几经考虑身体原因和疫情防控，他最后决定留在成都。为此，马

老写下一首《调寄沁园春》，向第十次全国作代会开幕致敬：

齐放百花，争鸣百家，盛会空前。看俊男秀女，京城相聚，老凤新雏，合唱竞艳。佳作迭出，巨著连篇，艺术高峰竞登先。抬头望，见英才辈出，名流惊美。

今临巨变百年，正“敢教日月换新天”。应歌颂时代，表彰英雄，弘扬正气，唱响主旋律。人民为本，创新是显，领袖谆训岂等闲。作家们，快亮屏笔，喜迎新春。

同时，他还给铁凝主席写了一封信让我转交。信是这样写的——

铁凝主席如晤：

不久前，您来成都，我们见面，我曾誓言要参加第十次作代会，向作家们告别。谁知恶疾把我挡在代表团外，不能来参加了，我感到终生遗憾。我忽然想起我说过“在我的生活字典里从来没有‘投降’两个字”，于是奋然而起，雕章酌句，立刻创作一首调寄沁园春词，以作纪念。仓促之作，或有失律，聊表心意而已。现特另纸录呈，希予斧正。又，张宏森书记见我拙作，竟亲打电话给我，嘉许之情不胜感激。请代我表示感谢。

大会开幕在即，我敬祝百事顺利，敬致文安！

马识途

2021年12月9日（一二·九纪念日）

2022年1月4日，马老再捐50万元。至此，马老通过书法义卖所得捐给“马识途文学奖”的金额已达386万元。

2022年5月13日上午，第八届“马识途文学奖”颁奖典礼暨《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举行，与会专家对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

2024年1月12日，我和阿来陪同省委常委郑莉同志再来看望马老并送上了中国作协致马老的110岁华诞贺信。前几次来，我虽然也是“翻译”，但只是把他人说的话在马老耳边大声重复一遍。可是这次，我必须写在纸上，放在放大镜下，让他看。他的听力、视力、表达力，确实大不如从前。写字，虽然笔力依然沉稳雄健，但下笔后基本要一笔完成，否则不能保证成行。即使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他仍然写下大大的“福”和“寿”两个字，以此祝福所有的人。

中国作协的信是这样写的——

尊敬的马识途先生：

马识途一百一十岁华诞，冬寒已去，春风将临。先生风华依旧，令人欣慰。在此，谨向您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热烈的祝贺，向家属致以亲切的问候！先生幼年习文，文思卓绝。求学期间就开始了文学创作，让文学的种子在人生的道路上慢慢发芽。在求学路上，山河破碎、国家板荡，先生以傲人之姿投身革命。敌后，先生的身影是向前的指引；办刊，先生的文字是光明的方向；写作，更是先生一生不断的成就。

先生爱国、进步，将对真理的追求融入自身文学创作中，先为革命前辈，再成文坛大家。先生文采华章，为人刚正厚重，做事诚恳有节，创作成果丰硕。《清江壮歌》中鄂西风情的美丽和地下党员的不屈精神让读者无法释怀；《夜谭十记》所展示的社会百态，奇人异事、荒诞传奇令读者爱不释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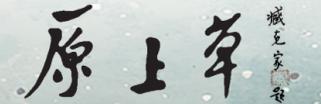
时光流云，先生没有停止创作的脚步，我们欣喜地看到先生作品一部部面世。期颐之寿，先生的作品，令人倾慕；先生的精神，如清风拂过，恩泽后世。我们把最亲切美好的祝愿献给先生，愿您永远洋溢幸福的光彩，愿您每一天的生活安宁丰盛、溢彩流光！

中国作家协会

2024年1月10日

那天，马老很精神。但，这居然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马老。当我一次次走近并倾听这位老人的时候，他在我的心中也逐渐清晰地定格为一位“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的君子，定格为一位忠诚信仰、爱人利物、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战士。马老，一路走好！

（作者系四川省作协原党组书记、原副主席）



马老手书